

枯萎的生命在大法中获新生

文 / 四川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



我今年六十三岁，我家祖辈务农，我本人老实本份，勤劳善良，年轻时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，嫁到夫家后更是勤俭持家，辛苦把儿女拉扯大，日子过得虽不很富裕，但也算幸福，我自己也时常乐在其中。

口腔癌、全身溃烂

本以为我能安享晚年，可是人生总是无常，那引以为傲的铁板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，大约十年前，我双腿小腿皮肤上长出了癣一样的东西，又痒又痛，渐渐遍布整个小腿，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寻医求药之路。当时我全家都在外地做生意，生活条件差，觉得没多大点事，也没怎么在意，以为这点小病擦擦药就会好。但是几年下来总也不见好转，就这样拖到七年前在母亲九十大寿那天，我的病情突然恶化。

那天像是着了凉，喉咙开始痛，嘴巴也开始烂，流脓流血，嘴唇烂到没有一点好的皮肤，眼睛白红白红的，舌头上长出的苔很厚，天天都要刮，口中麻木，一吐一口脓血。我四处求医，不停的吃药却没有一点缓解。

家人看到我的病情没有起色，就说送我到乐山肿瘤医院去好好检查，看看到底得的什么病，到成都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口腔癌，但他们骗我说只是慢性炎症。在肿瘤医院住了半个月，花去两万多元，一点不见好转。儿子儿媳叫我什么活也不要干了，叫我去打牌玩，散散步呀什么的。

后来我全身开始溃烂，流脓流血。到了第二年，他们又送我到成都医院去住院两次。住亲戚侄儿家，不停的大把大把吃药，各种杂方都用上了，每天还往嘴里吹入不知名的东西，折腾得死去活来也不见好转。还在绵竹小医院住院三次，一次十多天。当时家人为我好，不惜大把大把的往医院送钱，这些年医药费共花去了一二十万元。

转折、魔难

家人看我的病要医好是很难了，就这样在前年我们全家从外地搬回老家。这几年期间，我还哑过几次声，喉咙发不出声音，不能说话。我就这样痛苦无奈的煎熬着。

前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前年过年我们姐妹间走亲，那天我在姐姐家住宿，姐姐和侄女她们给我讲我的病医院是治不好的，只有李洪志师父能救我，给我讲了许多，还教我炼功动作。当时我心想也不抱多大希望，就试试看吧（其实在前几年姐姐就多次叫我炼，我当时很固执，竟然还说出我死也不会炼的话，姐姐当时很伤心，但还是慈悲的对我说，你实在不炼那就盘腿）。我炼着炼着，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很舒服。

就这样我每天坚持炼功，一天炼两次，我觉得自己的体力比别人大，我得多炼功才能赶上别人，我每次炼完功地上都滴了一滩血水。我还加紧盘腿，很快就能双盘，现在我能双盘一

个多小时了。因为我不识字，不久姐姐给我拿来录音机听师父的讲法，我就如饥似渴的不停的听法。

丈夫和儿女知道我在修炼后，极力阻止我炼，丈夫还偷偷藏过我的录音机。期间姐姐、侄女来我家，丈夫就对她们出言不逊，还扬言要报警抓她们。就这样硬断了我和她们的来往。我的病急剧恶化，我全身起泡，流脓血，连头皮也流脓血，全身找不到一寸好的皮肤，致使衣服、裤子穿不上身。

我就这样赤身裸体在一间屋里度过了整整七十三天，丈夫对我爱理不理的。腐肉脓血招来苍蝇、蚊子。我就艰难的到楼下提冷水兑盐洗身子，常常是一团团的腐肉被洗下来。在最后几天里，我实在提不动水了，丈夫给我洗了几天。神奇的是，这样我竟然也没有感染。

我生活不能自理，全身无力，整天以泪洗面，心里孤独。盼望姐姐来看我，想了很多，我多么希望她们来鼓励我，帮帮我。在这期间，我想起了姐姐侄女给我说的话：学了大法就是幸运的。我就整天喊“法轮大法好，师父救我”。我虽然表面看起来很严重，但并不觉得很痛苦。姐姐来看我，丈夫不让她们进屋，说你们要让她炼功的话就不许见她。姐姐她们只能失望的走了。后来我还听邻居说丈夫在这期间还叫来警察要抓我。警察来了听说我连衣服裤子都穿不上，说这样的废人抓去干嘛，就走了。

地狱门前几徘徊

到了十月份，天有点凉了，丈夫看我还不能穿衣服就又送我去医院，接连跑了三家医院都拒绝收治我，后来一个医院好说歹说才勉强收下我，医生把我安排在停尸房隔壁住（可见医院也把我当成了濒死之人），这次住院五十三天，五十三天没洗过澡，一个多月都不能穿衣服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。丈夫给我擦身子，那毛巾搓在没有皮的身上，痛入心扉，手肿到找不到血管，舌头上长出了小包块。我心里一直都喊“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”。

在这五十三里，我还天天目睹着死人，每天都有人死后被抬出去，抬出去一次就放一次炮，然后听到死者亲人的哭声。有一天看见抬出去三次，放了三次炮，听着死者亲人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整个场面阴森恐怖。这五十三天，我至少亲眼目睹了不下五十人被抬出去。看着这些死去的人，想着生命的脆弱，人生短暂生与死之间一步之遥，渐渐也看淡了生死，能坦然面对生死了，同时也觉得生命的可贵，想想自己，我的未来会怎样？女儿问我：妈妈，您怕吗？我说：不怕。

重生

这次出院后，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姐姐，姐姐惊讶的说：“妹妹，是你吗？我都认不出你来了。”姐姐鼓励我，说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师父的慈悲呵护！她叫我坚定信师信法，把身体交给师父管。

灵魂存在符合物理学定律

特性。

斯塔普写道，心灵和大脑相互独立，同时又因物理定律而相关联，量子理论对此的解释“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启示”。“它解决了困扰了科学和哲学数百年的问题，体现了科学研究所规定的前提：大脑是等同于心，还是与心灵保持动态独立。”

斯塔普表示，死者的灵魂可和在世的人相连，所谓“灵魂附身”，这并不违背物理学定律，也不要求正统理论作出任何基础性的改动。

经典物理理论只能逃避问题，而经典物理学家只会将“直觉”抹黑为混乱意识的产物。相反，意识对身体产生的效应，科学应视之为需要在动态系统中解答的物理问题。

这种认识如何影响社会的道德伦理

在另一篇题为“量子物理学中的专注、意向与意愿”（Attention, Intention, and Will in Quantum Physics）的文章中，斯塔普写道：“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，‘科学’观点认为，每个人基本上就是个机械的机器人，被这种广为传播的观点所同化，很可能给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坏带来显著影响。”

他提及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开脱自己，狡辩说那不是‘我的过错，而是人体内部的一些机制使然，如称：是我的基因、我的高血糖让我这么做的。

斯塔普举了臭名昭著的“甜点抗辩”（Twinkie Defense）为例来说明这一点。1979年丹·怀特（Dan White）枪杀旧金山市长乔治·莫斯康（George Moscone）和市政委员米尔克（Harvey Milk），却只被判入狱五年。庭审中，怀特的辩护律师传召的精神病学专家称，怀特作案前进食了大量Twinkie甜点并喝可口可乐，这些高糖分零食使脑部化学物质失衡、令被告陷入抑郁，降低了自控力。

斯塔普也指出当务之急是维护人类的道德，而不能再将人仅仅视作“血肉机器”了。



我还时常到姐姐家学法。我身上的皮肉烂了一层又一层，好了一遍又一遍，一层又一层的结疤，至今身上全是疤痕象蛇皮一样花。我的双手双脚二十个指甲全部灌脓脱落，长出新的指甲，还有两个是换了新指甲之后又长出新指甲。太神奇了。

我在姐姐家学法时，由于臀部上溃烂，不停的流脓血，每次学法我就垫上一张纸板，学完法站起来裤子就粘到没皮的肉上，每次将裤子剥离时都痛得我咬牙咧嘴，但我从来不吭一声，忍着。

今年三月二十七日，我整个脸突然肿到跟馒头一般，全身肿，眼睛睁不开，丈夫刚好不在家，我看不见路，一头撞到墙上，痛得我“哎呀”一声重重摔倒在地上，我大声喊：师父啊，求您让我的眼睛能看见路也好啊！我的眼睛立即就能睁开一条缝了。

吃饭时我发现嘴里很木，象有一层硬硬的东西套在我的舌头上，我一扯，一条结壳的舌头被扯下来了，里面是一条崭新的舌头。接着我嘴里不停的吐血，鼻孔流血，眼睛流血，耳朵流血，真是七窍同时流血。晚上睡觉我在耳朵两侧垫上厚厚的纸，耳朵里的血就涌到纸上、脸上。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脸上紧绷绷的，我一照镜子，啊！我被镜子里的自己都吓到了！脸上全是鲜红的凝固的血，厚厚一层，只有眼睛在转，谁看见了都会吓一跳！洗脸时要先在水里泡很久，再一点一点的搓，洗把脸要费上足足一个小时。

就这样七窍流血，流了一个星期。丈夫吓坏了，心想我这一次肯定是挺不过去了，他催我快给女儿打电话，意思是让她来见我最后一面，我没有打，我心想要死就死吧，我得了法，死了也是大法弟子。我也做了最坏打算，我把手上的钱全交给丈夫了。

可能是我放下了生死，生死就远离了我。一个星期后我七孔不再流血，全身的肿也消失了，我好了！太神奇了！谢谢师父！

我要把这消息告诉姐姐，因为流了那么多血，我身体很虚弱，我就坐着三轮车去了姐姐家，我又和姐姐她们一起学法了，身体恢复的很快。我能骑自行车了，去了几次姐姐家，丈夫就骂上了，说难听话，还说要砸毁我的车子，我说随便，我获得了新生，还有何惧的！这个功我炼定了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我说常人七窍流血能活命吗？我好了，你应该感谢师父才对呀！丈夫不说话了，其实我知道丈夫心里对大法是佩服的，只是嘴上逞强罢了。

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！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！我知道慈悲的师父为了度我，替我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，我无法报答！唯有坚定修大法，同时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世人听，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亲身经历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不要再被中共邪党的谎言蒙骗。

王老全家成仙士 神仙故事

欧阳子云 整理

王老是坊州宜君县人，居住在村墅。他非常喜欢道学，也很好客，一心一意行德，他的妻子与他志同道合，乐此不疲。

一天，一位衣衫破烂的道士登门造访，王老和妻子都很有礼节地招待这个道士。道士在王老家住了一个多月，闲暇的时候就和王老谈天饮酒，相处得很融洽。不久，道士遍体长了恶疮。王老到处求医买药为他诊治，对他更加殷勤关切，然而道士的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。等到快满一年时，道士对王老说：“这种疮是一般的药难以治愈的，需要几斛（十斗）的酒来浸泡，到时候自然就会好。”于是王老为他酿造好酒，等到酒酿好时，道士说：“用大瓮来盛酒，我自己加药浸疮。”道士就在大瓮里泡了三天才出来，这时的道士须发均变得如漆一样黑，容颜象少年，肌肤白如凝脂。王老全家见道士如同脱胎换骨一般，甚感惊异。

道士对王老说：“这酒可以喝，并能让人飞上天去。”王老相信道士所言。起初，瓮中酒有五斛多，等到喝时，仅剩二三斗，酒清冷香美异常。当时正值收麦季节，王老与妻子及打麦子的人一起豪饮，皆喝得酩酊大醉。道士也与他们一同饮酒，并问：“你们可愿意上天去？”王老说他愿意随道士上天。话音刚落，祥风忽起，彩云如蒸，屋舍草树，王老全家皆同鸡犬，一起飞上了天。隐隐还能听到空中传来的打麦声，几个村人见此景很是惊叹。唯有猫被弃而没飞走。等到风定了时，那被雇来打麦子的二人，也没有带走，他们被遗留在邻村的树下。这两人后来不食人间烟火，都因此而长生不老。

在宜君县西三十里处，还留存有“升仙村”。

